

唐 上 津 道 考

嚴 耕 望

唐世，關中中原南通江淮嶺南有東西兩大交通幹線。東線取汴河水路至揚州，西線取鄧襄陸路至荆、鄂。襄陽當西線陸路與漢水水運之交會處，得西通漢中，尤爲樞紐。安史亂後，中原多故，汴河運輸往往受阻，江淮物資輸貢上都，更集中於江漢一道，於是襄陽在交通上之地位益重。

襄陽在唐世南北交通上之重要性，觀下列四事，可見梗概：

新二〇二文藝蕭穎士傳：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：「賊別校攻南陽，洧懼欲退保江陵，穎士說曰，官兵守潼關，財用急，必待江淮轉餉乃足。餉道由漢沔，則襄陽乃今天下喉嚨，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。」

崔祐甫爲皇甫中丞上永王諫移鎮陳（全文四〇九）：「安祿山稱兵犯順，竊據二京，王師四臨，久未撲滅，自河淮右轉，關隴東馳，詔命所傳，貢賦所集，必由之徑，實在荆襄。」

陸扈授趙凝檢校太尉開府制（全文八二七）：「峴首漢陽之地，實四會五達之莊，扼咸鎬之咽喉，導荆吳之貢賦，途路無梗，艤航若流，不有威聲，孰能通好。」

陸贄貞元元年冬至大禮大赦制（全文四六一）：「宜令度支取江西湖南見運到襄州米十五萬石，設法般赴上都，以救百姓荒饑。如山路險阻，車乘難通，仍召貧人令其般運，便以米充腳價，務於全活流庸。」

其餘材料尚多，散見後文各條。

然此時物資集中於襄陽後，因軍事情勢關係，不一定取道南陽武關運送上都，而往往向西北取道上津，稱爲上津路。蓋安祿山倡亂之始，盜據兩京，玄宗幸蜀，肅宗即位於靈武，南下控制京西地區。故江南物資不能利用運河，而由江漢水運至荆、襄。襄

陽以北亦不能利用鄧州武關道，而須泝漢水，取上津路西經洋州、梁州，北輸扶風郡，以濟國用。

通鑑二一八肅宗至德元年八月紀：「祿山……得長安，……兵力所及者，南不出武關，北不過雲陽，西不過武功。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，皆自襄陽，取上津路抵扶風。道路無壅。皆薛景仙之功也。」

又二一九同年十月紀：「第五琦見上於彭原，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，泝江漢而上，至洋州，令漢中王瑒陸運至扶風以助軍。上從之。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。」（又十二月紀：「永王璣……鎮江陵，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」。）

又二一九至德二載二月紀：「上至鳳翔旬日，……江淮庸調亦至洋川、漢中。」

按此三條所書爲一事，時薛景仙爲扶風太守兼防禦使，能遏賊西進之路。而改變運道之設計者則爲第五琦。度支使始此。五道蓋山南東西及劍南、淮南、江南歟！

此似爲唐世上津道開通之始。上津縣在今郢西縣西北一百四十里之上津堡。

一統志郢陽府卷古蹟目，唐上津縣在今郢西縣西北一百四十里。地典云，在郢西縣西一百四十里甲水東岸之上津堡。

西京旋即收復，但關東不寧，東南物資仍沿江漢西運。

唐會要八七轉運鹽鐵總叙條：「寶應元年五月，元載以中書侍郎代呂諲。是時淮河阻兵，飛輓路絕，鹽鐵租賦皆泝漢而上，以侍御史穆寧爲河南道轉運租備鹽鐵使。尋加戶部員外，遷鄂州刺史，以總東南貢賦。」舊四九食貨志全同。參後引穆寧傳。

此時上津仍爲水陸漕輓中心如故。然上津以上，北出商州（今商縣），取藍田道輸京師，不必迂迴與元矣。

舊一五五穆寧傳：「寶應初，轉侍御史。……明年遷戶部員外郎。無幾，加兼御史中丞，爲河南江南轉運使。廣德初，加庫部郎中。是時河運不通，漕輓由漢沔，自商山達京師。選鎮夏口者，詔以寧爲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團練使及淮西鄂岳租庸鹽鐵沿江轉運使。」新一六三穆寧傳，同。是此時物資至襄陽取商山

道入京師，不復迂廻洋梁也。考新一四七李叔明傳：「乾元中，除司勳員外郎，副漢中王瑒使回紇。……復命，遷司門郎中。東都平，拜洛陽令……擢商州刺史、上津轉運使。遷京兆尹。」東都平在寶應元年冬，叔明爲商州刺史充上津轉運使，正當與穆寧官鄂岳同時。上津本商州屬縣，在州南二百九十里（寰宇記一四一），則所謂「由漢沔自商山達京師者」，當仍循上津路，唯不西出洋梁，而北出商山至京師耳。復考獨孤及商州錄事參軍鄭府君墓誌（全文三九二）：「二京反正，天子選賢守相令長……拜商州洛南令，……數月，訟平賦均。……御史中丞元公載表言其狀。……無何，遷上津令，專知轉運，水陸漕輓，邦都移用，賴公而濟。……商州刺史盧浦以公前後課績條奏，遂以本官兼商州錄事參軍。……終於位。……是歲廣德元年。」據此，其任上津令前得御史中丞元載之表薦。檢載傳，時都領江淮漕輓之任，遷戶部侍郎度支使兼諸道轉運使。則鄭某之爲上津令專知轉運，實出載之推薦爲部屬也。據此誌，上津令專知轉運，職事甚重，又以本官兼商州之首席參佐，則與州府關係之深切可知。亦猶李叔明以商州刺史兼上津轉運使也。益證寧傳所謂「由漢沔，自商山達京師」者，實仍取道上津，北出商州，循藍田舊道入京師也。今觀地圖，由襄陽經上津至商州較經鄧州南陽略近，且大部份可藉漢水漕運，故視東道爲便，且鄧州南陽地位偏東，時遭敵人威脅，亦不如西道之安全。

代宗大曆年間，關東政局較穩定，襄商交通蓋又回復鄧州武關線。及德宗建中四年，李希烈據鄧州，乃復修上津山路至商州。旋朱泚反，據長安，德宗幸奉天，西走興元，更採第五琦運道由上津西經金洋抵行在矣。

通鑑二二八德宗建中四年紀：正月「（李）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鄧州，南路遂絕，貢獻商旅皆不通。壬寅，詔治上津山路，置郵驛。」唐會要六一館驛條：

「建中四年正月……詔商州度上津路館置舍。」此二條爲一事，（參考新二二五中李希烈傳）蓋由上津趨商州至長安，避封有麟之鋒也。

又新二二五中逆臣朱泚傳：帝在奉天，「詔殿中侍御史萬俟卨著治金商道，權通轉輸。」通鑑二二九建中四年紀，十一月書事略同。舊一二三王紹傳：「屬德宗西幸，紹乃督緣路輕貨趣金商路，倍程出洋州以赴行在。」此長安已失，帝

在奉天及興元時也。故由上津西趨金州矣。而通鑑同卷同年同月紀，又云：「（涇原兵變）時，南方藩鎮各閉鎮自守。惟曹王臯數遣使問道貢獻。李希烈攻逼汴、鄭，江淮路絕，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。」按奉天錄卷一全同，蓋爲通鑑所採錄者。此時南陽武關道是否暢通甚可疑，筆記書事有疏，通鑑誤取之耳。

唐代運漕取道上津之史事大抵如上述，今進而考其行程如次：

大抵由襄陽仍溯漢水三百六十里至均州（今均縣），又西一百一十三里至鄖鄉縣（今鄖縣），有轉運院。捨舟從陸，取道上津縣（今上津堡），蓋避漢水澇淨二灘之險。

唐上津縣之今地已見前。自襄陽至上津必經均州。檢元和志二一，均州「東南水路至襄州三百六十里。」不云陸路。同卷襄州八到條云，西北至均州，里數同。而不云水陸。必亦水路。故里程相同也。然則由襄至均主要交通但藉水路也。是捨舟從陸必在均州以西。前引通鑑二一九至德元年十月條考異：「鄒侯家傳云，薦元載令於鄖鄉縣，置院以督運。按載傳，是時在蘇州及洪州，未嘗在鄖鄉。」今按姑無論元載是否爲鄖鄉令，然此時鄖鄉置院督運當爲事實。鄖鄉屬均州，在州西一百十三里，（據元和志）。即今鄖縣。鄖縣西北爲鄖西縣，又西北爲上津堡。蓋此時即由鄖鄉捨舟從陸，西北向上津，故置轉運院於此耳。鄖鄉以下皆從水運，何以至此改由陸運，當亦有故。考元和志二一，均州鄖鄉縣有漢水條，「南去縣三里，東有澇灘，冬卽水淺，而下多大石。又東爲淨灘，夏水急迅，行旅苦之。歌曰，冬澇夏淨，斷官使命。」元和志述漢水之險只此一處，可見鄖鄉二灘之險當時最爲有名，故漕道至此改從陸運歟？

鄖鄉既置轉運院，則鄖鄉上津間當置陸驛無疑。上津西通金、洋，其驛道亦可略考。蓋上津西行經金州清陽縣之聖公館，又西數十里至洵陽縣（今縣）。

地典上津堡條引鄖陽府志，有道西通洵陽。蓋亦唐運道所經歟？按漢書酈商傳「從下宛、穰，定十七縣。別將攻旬關，西定漢中。」師古曰：「漢中旬水上之關也。今在洵陽縣。」是洵陽爲自古西通漢中之要衝，唐世驛道經此益可信。

寰宇記一四一金州洵陽縣目：「聖公館，漢水記云，黃土縣鷄鳴山北十五里有

聖公館。」按同目又云：「廢清陽縣在縣東三十里。（縣本作州，據一統志興安府卷古蹟目引文改。若「州東三十里、」則當在西城縣。）本漢洵陽縣地，晉於此置清口戍。後魏大統十七年改置清陽郡。又於郡西三十三里置黃土縣。……後周保定三年，郡廢，移黃土縣於清陽郡廨爲理。……唐天寶元年改爲清陽縣。」新志亦云，清陽本黃土，天寶元年更名。則漢水記當作於天寶元年以前，即唐代前期清陽縣（本黃土縣）有聖公館也。地在洵陽縣東數十里處，當爲驛道所經。

又新志，洵陽縣東有申口鎮城。舊一一四來瑱傳，裴莪受詔由穀城至襄陽代來瑱作鎮，爲瑱所敗，追擒於申口。似亦在運道上。

又西一百二十里至金州治所之西城縣（今安康縣）。

元和志金州卷已佚。寰宇記一四一，金州治西城縣。洵陽在其東一百二十里。按西城在漢水南岸。水北有西城故城。寰宇記云：「水經注云，漢水經月川口又東經西城故城南。其故城即漢之西城，今州西北四里漢江之北，西城山之東，魏興郡故城是也，當谷口路，南與州城相對。其西城山在州西北五里，蓋後魏時移今理。」云當谷口蓋即驛道所經也。

又西一百八十里至漢陰縣（今縣），蓋置漢陰驛。漢陰之西三十二里有方山關，北阻方山，南臨漢水，爲東西驛道之衝。

寰宇記一四一，漢陰縣在州西一百里。按唐宋漢陰即今縣治。一統志興安卷，縣在府西北一百八十里。觀地圖，統志爲正。

輿地紀勝一八九金州景物目下引元和志：「方山關，在漢陰縣西三十二里，貞觀十二年置，北阻方山，南臨漢水，當東西驛路。」（今本元和志關金州卷。）又新志，金州漢陰縣，「西有方山關，貞觀十二年置。」上津西通之道當經此無疑。寰宇記：「安陽故城在今縣西二十四里即今敖口東十里。」是宋之敖口當在唐之方山關歟？

又輿地紀勝一八九金州古迹目有漢陰驛，引圖經云：「有連理山茶，乃升平舊物，見於題詠者多矣。」此驛當在漢陰縣。據圖經所云，當亦古驛，可能不始於宋。唐世，此地既當驛道要衝，固應置驛。

寶鞏漢陰驛與宇文十相遇旋歸西川因以贈別（全詩四函十冊）：「吳蜀何年別？相

逢漢水頭。」按襄陽有漢陰驛（已詳襄陽武關道考）。此處漢陰縣當驛道，當亦有驛，此詩當爲兩地之一。

又西九十里至石泉縣（今縣）。

寰宇記，縣在州西約三百里。據一統志，縣在府西二百七十里，漢陰之西九十里。

又西五六十里逾漢水北岸之饒風嶺，達洋州之興道縣（今洋縣）。去金州五百里。州治本在西鄉縣，至德元年權移理興道，蓋卽以便運漕耳。

輿地紀勝一九〇洋州形勝目：「同谷志云，洋有子午，駱谷、饒風關，此皆古人之所嘗歷，今爲蜀門戶。」雲麓漫鈔卷一「異時獨倚饒風以控商、虢。」則饒風當自唐已爲交通要道。檢紀要五六西鄉縣，「饒風嶺在縣東北百六十里，漢江北，饒風關在焉。宋紹興三年，金撒離喝欲窺蜀，以吳璘扼和尚原不得逞，乃自商於搗上津，陷金州，長驅趨洋、漢。劉子羽時鎮興元，亟命將田晟守饒風關。……不支遂潰。敵入洋州陷興元。紹定四年，蒙古拖雷入大散，破鳳州，陷梁、洋，出饒風，浮漢而東，攻金人於汴。饒風者，梁州東面之險也。」地典饒風嶺條，「在陝西石泉縣西五十里，（一統志作六十里）南枕漢江，與西鄉縣接界。石徑盤紆，爲秦楚蜀往來必由之路。嶺有饒風關。」是饒風嶺爲洋州東出必經之道，東接漢陰方山關，是必中經石泉縣無疑。

洋州去金州里數，見元和志二二及寰宇記一四一。

洋州，通典一七五云治西鄉縣。元和志二二云本治西鄉，移理興道縣。寰宇記一三八洋州目：「唐武德元年復爲（於之譌）西鄉立洋州。……天寶……十五年，於（由？）西鄉權移理於興道。」又興道縣目，「先是移郡理就西鄉縣，此爲屬邑。後以險固，貞元初又移郡於此。」按天寶十五年卽至德元年，正卽第五琦創議改變運道由上津達洋梁之時也。上津、洋、梁道在漢水之北，而西鄉（今縣）在漢水南頗遠，故權移理興道以就運道耳。事平蓋復治西鄉。至興元元年，德宗由駱谷南幸，經興道至漢中。（詳駱谷道考。）有事之秋，興道爲要，故又徙治之耳。故元和志洋州已治興道矣。

興道西經成固縣（今縣）一百二十里至梁州，卽興元府也。

里程見元和志二二。中經成固不待論。

以上，上津西至梁、洋道也。前論物資聚上津後，既可西運金、洋、梁，亦可北運商州至京師。按上津縣屬商州，蓋北經豐陽縣（今山陽縣）至州治二百九十里。然後西北取藍田道入京師。此亦金州東北通長安洛陽之一要道。

寰宇記一四一，金州「北至長安，取庫谷路六百八十里，取藍田路千里。」「北至西京（洛陽）取庫谷路一千五百四十里，取藍田路一千八百六十里。」又東北至商州六百六十里。同卷商州條，西北至長安二百六十里，西至金州七百里。明金州東經上津、商州、藍田道至長安亦一經道也。藍田道，別詳藍田武關道考（刊李方桂先生六十五歲祝壽論文集）。按上津、豐陽皆商州屬縣。見通典與新唐志。自有道通州治。據寰宇記一四一商州各條，及一統志商州卷領縣目及古蹟目，此二縣當晉南北朝時屢置州郡。足見其在交通上有相當重要性。又寰宇記，上津縣在州南二百九十里。「甲水在縣西二百步，南主漢水。」豐陽縣在州南一百一十里。「唐武德元年，縣自豐陽川移於今州西南一百六十里甲水西五十步爲理。麟德元年，又於今理置。」是二縣距州之方位相同，又同在甲水流域。漢地志，宏農上雒縣，「甲水出秦嶺山，東南至錫入沔，過郡三（二之譌），行五百七十里。」補注：「一統志，商州西北諸山皆秦嶺也。甲水出南，丹水出東，西雒水出北。」是甲水甚大。蓋自上津亦沿甲水而北，一百八十里至豐陽，即今山陽縣，再北一百一十里至州治也。地典上津堡條「有官路北通陝西山陽縣。」當即沿唐以前官道耳。

由此言之，唐世上津東通襄陽多取水路，西經金、洋至興元，北經商州至京師，皆陸路，或置驛，是其地亦商嶺以南之一交通中心也。

民國五十五年八月初稿

十二月七日再稿

